

战略与管理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金融改革 超级去杠杆化和再平衡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 主编

生产过剩：当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 王 建

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世界体系的未来 王湘穗

为什么会发生全球经济危机？ 马利克管理中心

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韦 森

突破中国经济危局的超强杠杆：人民币战略 吴 迪

股票市场制度变革是整体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潘英丽

新丝绸之路：欧亚十字路口的复兴 赫尔穆茨·科尔斯

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厉克奥博 王红领

2011 — 2014 年精选本（全六册）

战略与管理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金融改革
超级去杠杆化和再平衡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 主编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改革 /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2015.1

(战略与管理丛书)

ISBN 978-7-5443-5835-4

I . ①金… II . ①中… III . ①金融改革-研究-中国

IV . ① F8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263 号

战略与管理：金融改革

主 编：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总 策 划：万 胜

责任编辑：桂书方

装帧设计：黎花莉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30929

E-mail：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07 千

书 号：ISBN 978-7-5443-5835-4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海南出版社征订单

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的《战略与管理》丛书已陆续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主要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维共进的现代化进程，重点发表政治、经济、外交、法治、科技、安全等战略理论和各种宏观管理理论问题的文章，诚挚欢迎广大学、政、企业界有识之士投稿和订阅。

凡购买上述图书的读者，可以通过银行或邮局向我社发行部门汇款，邮费按以下方式收取：

- (1) 平邮免邮寄费；
- (2) 购书款 50 元以下，快递按 12 元收快递费；
- (3) 购书款 50 元以上，快递并免收快递费。

邮购联系方式：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1802 室海南出版社邮购部

邮编：100015

联系人：谢菲

联系电话：010-64028812 转 626 传真：010-64828837

邮购咨询信箱：hnyougou@sina.com

银行汇款：

户名：北京琼版图书经销部

账号：230701040004215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亚运村支行北苑分理处

汇款时请务必写清书名、册数、联系地址、邮编、收书人、联系电话。

征订回执

订购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书名			定价	订数	小计
战略与管理：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银行模式			48.00 元		
战略与管理：理论之殇			33.00 元		
战略与管理：制度与德性之间			38.00 元		
战略与管理：“快文化”要把我们带向哪里？			45.00 元		
战略与管理：金融改革			39.00 元		
战略与管理：全球化			43.00 元		
战略与管理：晚清军事转型失败的战略分析			42.00 元		
战略与管理：大数据			48.00 元		
			合计		

目 录

- 王湘穗 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世界体系的未来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吴 迪 突破中国经济危局的超强杠杆：人民币战略 24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研究员)
- 马利克管理中心 为什么会发生全球经济危机? 43
- 潘英丽 金融转型与整体金融改革 58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 王 建 生产过剩：当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 73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潘英丽 股票市场制度变革是整体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97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 李光辉 为“高税负”辩护 109
——兼论我国发展失衡、政府责任和税收规模的持续扩大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

厉克奥博 王红领	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157
	(厉克奥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 王红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韦 森	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186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赫尔穆茨·科尔斯	新丝绸之路：欧亚十字路口的复兴	251
	(拉脱维亚里加市政府驻中国代表)	
吴 迪	超级去杠杆化和再平衡：浴火重生的中国经济	260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研究员)	

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世界体系的未来

王湘穗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已近6年，至今仍看不到危机的尽头。危机向何处去，成了世人最为关切的问题。

未来的线索常常隐藏在历史之中。在既往500年全球化的历史上，每隔百余年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旷世危机^[1]。这种以百年为周期的体系危机，曾经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此次危机却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很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2]，甚至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体系的整体性危机^[3]。从这个视角观察与思考，有助于我们把握危机的未来走势。

[1] 2008年9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认为，这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见新华网2008年9月15日报道。

[2] 关于美国体系终极危机的论述，见于乔万尼·阿瑞吉所著《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代序，第28-29页。

[3] 许倬云认为，目前的危机，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而是长期过度发展导致的衰败。见《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一、全球化趋势与体系周期律

人是社会生物，人类通过彼此间的交往与交流形成社会。囿于地理环境和交通工具的局限，人们之间的交流往往先发生在邻近地区，然后再逐渐向更远的地方扩散。人类交往由近及远、以达全球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所谓的全球化，就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1]。作为人类社会间的交往、交流、交易活动逐步走向全球范围一种长期的趋势，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 5000 年之久^[2]；然而，人类社会真正形成世界经济体系的时间则发生在 16 世纪的大航海之后^[3]。尽管对全球化的具体进程存在着许多争议，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原本分散于世界各地分别演进的人们，总是在不断扩大的交往范围，加深彼此间的联系程度。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中，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体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甚至拥有不同的文明形态。即使如此，各大文明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在亚欧大陆上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广泛的贸易联系，长达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就是联结古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重要贸易通道。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通道编织的网络亦会对相互联系的国家造成广泛的影响。西塞罗曾经说过，发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这是更偏向于经济的一种定义，其实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其范围远不止于经济领域。

[2]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人在《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中认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时期都存在着一种跨文明的实体——可以不那么严谨地称之为“世界体系”。

[3] 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80 页。

生在遥远东方的战争会扰乱罗马的金融市场。因为战争遮断了黑海两岸的贸易^[1]。

贸易的涓涓细流建立了不同国家间流通的沟渠，成为联系彼此的纽带；而狂风骤雨式的战争却是打破原有藩篱、把相邻各经济体打通连接的一种方式。当蒙古骑兵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就在亚欧大陆及沿海地区建构起陆海通道交织的贸易网络，从而把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及欧洲、非洲都联系在了一起^[2]。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和番”“取宝”，政经并重，开拓了南海到印度洋直至非洲的海上航线，建立了当时世界最稳定、繁盛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络，巩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3]。与郑和同时代的欧洲人，建立了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联系；葡萄牙人则在积极进行大西洋上的海上探险，建立起与非洲的贸易联系^[4]。然而，上述经济活动从全球视角看，还是分隔在世界的不同区域，尚未达到全球体系所需的“持续互动、日益互依”的合作深度^[5]，更不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因此，这只能视作是前全球化时代。

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轫于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经历了在非洲海岸和大西洋的长期探险和拓殖之后发现了通往美洲的航线，继而开辟了沿好望角东去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

[1] [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2]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著《人类之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3] 朝贡体系是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的区域秩序。在长时间里维持该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可见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339页，301页。

[4] [美]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著《世界经济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5] 布热津斯基著《战略远见》，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从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随着“大洋航道”的开启^[1]，主要的经济活动围绕着一个全球大三角在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以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欧洲人从全球贸易和掠夺中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理论创立者沃勒斯坦认为，“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2]，但毕竟是西欧人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看清这一趋势走向的关键，在于要明白是谁在化谁？也就是哪一种文明模式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毫无疑问，目前的全球化是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在过去 500 年时间里，前 400 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就体系最鲜明特征来划分，这 500 年里，先后出现过伊比利亚式的殖民资本主义体系、荷兰式商业资本主义体系、英国式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和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

最早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隐匿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他们通过对非洲沿岸和大西洋群岛的长期拓殖，探索出从欧洲到美洲的航线，从而开辟了美洲殖民地，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周期的主导者。随着海上贸易和海洋产业的兴起，“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来居上，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了西班牙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荷兰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英国曾经是荷兰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英国几乎照搬了荷兰的模式，再

[1] 许倬云著《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22 页。

[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 1 页。

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然后是美国，这个曾经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借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又结合美洲的实际条件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军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霸主。

即便是通过粗线条地观察全球化主导者更迭的历史，人们也不难发现，在过去 500 年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引领的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在每个体系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型的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当时最高效的资本增值体系和社会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到衰落的过程后，将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爆发这种整体性危机的结果，往往是原来资本主义体系被新体系替代；而原来的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主导国家所取代。此时，全球化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体系周期。从历史上看，体系中的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无论是伊比利亚 - 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大致在一百多年。布罗代尔和阿瑞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 - 熊彼得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1]。

体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

[1] 阿瑞吉认为，资本主义崛起的第一体系是热那亚体系，第二是荷兰体系，英国是第三体系，美国是第四体系。详见《漫长的 20 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无论是处于什么阶段，资本都存在着追求最高利润率的本能冲动。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资本就会冲向那里，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每个长逾百年的资本体系周期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 500 年时间里，每一个百年体系周期的青葱岁月都是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所向披靡的产业之夏，再到金融扩张阶段的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在百年体系周期中，每个这样的阶段都曾横跨数十年的时间。

实业扩张成为初始阶段的原因是，此时的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这使得他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而另一面，实业的筋骨也为他们提供了“武器批判”^[1]的实力。因此，他们在竞争或战争中都是所向披靡。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在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本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当全球化周期的主导国家在可以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成为其主要盈利方式的阶段，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导致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

[1]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 页。

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1]。

在布隆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来，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 16 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随着 1648 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所主导的伊比利亚周期便接近了尾声。开启“漫长 17 世纪”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2]，具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这一切进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 18 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手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而英国实现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 1815 年领导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新周期——“漫长 19 世纪”的引领者。伦敦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给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工业化改造，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产业基础。此后，英国也踏入进入了“金融秋天”。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已经把 50% 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英国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 年到 1896 年的大萧条，则发出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进入危机

[1] 乔万尼·阿瑞吉著，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代序，第 11 页。

[2] 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著《世界经济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131 页。

之冬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耗尽了英帝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最后的精气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这就是“漫长的20世纪”^[1]。

二、美国体系的演进及特征

美国体系依然是从实业阶段开始的，只是美国草木葳蕤的实业之春，并不是自然的产物。除了对原住民采取灭绝政策获取大量土地之外，它萌发于联邦和州政府及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的大量投入，这为美国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播撒了第一场春雨。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国会从1816年起就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下美国制造业步入成年期^[2]。这种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制造业；资本与原材料的充盈、加上劳动力的短缺，形成了利用机械节约劳动力和挥霍资源为特征的美国式工业体系，催生了从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装备线，也形成了强调标准化设计、结构简单、零部件互换、更适应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制造”风格。在修建了大量运河的基础上，1830年美国的第一条铁路投入运营，开启了长达20年的美国基础建设的大扩张，这为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交通运输基础。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把英国人眼里“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国家。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石油产量占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工业产出与整个欧洲相当，工业生产率

[1] 阿瑞吉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2] 托马斯·K·麦克劳著《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40页。

是西欧的 2 倍^[1]，铁路网达到 35 万英里^[2]。除此之外，美国工业化时代的标志，还应包括卡内基、洛克菲洛等美国传奇富翁的巨大财富来自工业，而不是商业和房地产^[3]。曾经被视为“西方衍生国”的美国在 20 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工业产出率超过英国 1 倍还多^[4]，GDP 占世界总量的 19.1%。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是远超前于欧洲国家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具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这也导致美国发展起了过度消耗资源和生态不友好的工业化模式^[5]。而这时的美国在军事力量上并不强大，只有靠着英国皇家舰队的支持，美国才能推行排除欧洲列强的门罗主义，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权地位^[6]。

美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压力，“美国的入侵”成为欧洲的重要话题。然而，欧洲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趋势。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产业能力受到重创，而美国成为欧洲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供应地。和平年代的美国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爆发战争时则变成了“世界的兵工厂”，美国周期进入了产业之夏。尽管一战已使美国已经成为金融强权，美元成为与英镑平起平坐的世界货币，但当时的美国人坚持“美国是实业国家”，只愿意提供制成

[1] 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著，邸晓燕，邢露等译《美国经济史》（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21 页，第 169 页，第 272 页，第 219 页，271 页。

[2] 到 1930 年，美国铁路网总里程达到 43 万英里。见《美国经济史》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67 页。

[3] 斯坦利·布德爾著《变化中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 68 页，72 页，110 页。

[4] 《20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第 54 页。

[5] 比伦特·格卡伊、瓦西里斯·福斯卡斯著，贾海译《美国的衰落》，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 页。

[6] 在立国初期，美国对欧洲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在美洲则积极扩张，通过对西班牙和墨西哥领土的蚕食成为美洲大国。见理查德·格里梅特《美国海外用兵实例 1798-2011》，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13 年 06 期。

品，既不习惯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资，去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秩序^[1]。欧美之间金融业与实业的分离，是导致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工业基础，美国却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2]，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3]。美国进入了艳阳高照的产业盛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周期实业阶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的黄金季节。在这个时期，美国、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都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发展着。除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作为制度性因素外，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2美元，是出现产业“黄金时代”的主要奥秘^[4]。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而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在美国的实业资本集团中，最为发达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在美国产业发展阶段，联邦政府通过对军事工业的支持，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出口，也拉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在美国制造业

[1] 金德尔伯格著《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2] 比伦特·格卡伊、瓦西里斯·福斯卡斯著，贾海译《美国的衰落》，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3] 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262页。

[4] 比伦特·格卡伊、瓦西里斯·福斯卡斯著，贾海译《美国的衰落》，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的发展中军事-工业集团至关重要，发挥了核心作用。而这也种下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滥用暴力的种子，形成了美式全球化热衷建立强制秩序的行为模式。而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体系与西班牙体系的费利浦二世时期存在着相似性——可以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不断战斗。就像费利浦二世的战争导致西班牙政府的破产一样，越南战争以及以后一系列战争也使美国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从表面上看，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是应对欧洲国家挤兑黄金和越南战争造成财政赤字的被迫之举。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资本为保持利润率，正在寻求从实业之蛹转向金融之蝶的蜕变之路。可以说，1971年的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周期开始进入金融秋天的信号危机^[1]。而尼克松总统采取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政策，不仅帮助美元摆脱了“实物之锚”，让美国可以仅靠国家信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债务，也为大量美国资本由实业转向金融业开辟了通道。这一做法，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把美国带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实现资本增值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以国家信用就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2]。既然通过资本运作和金融服务

[1] 阿瑞吉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

[2] 王建著《大变革时代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